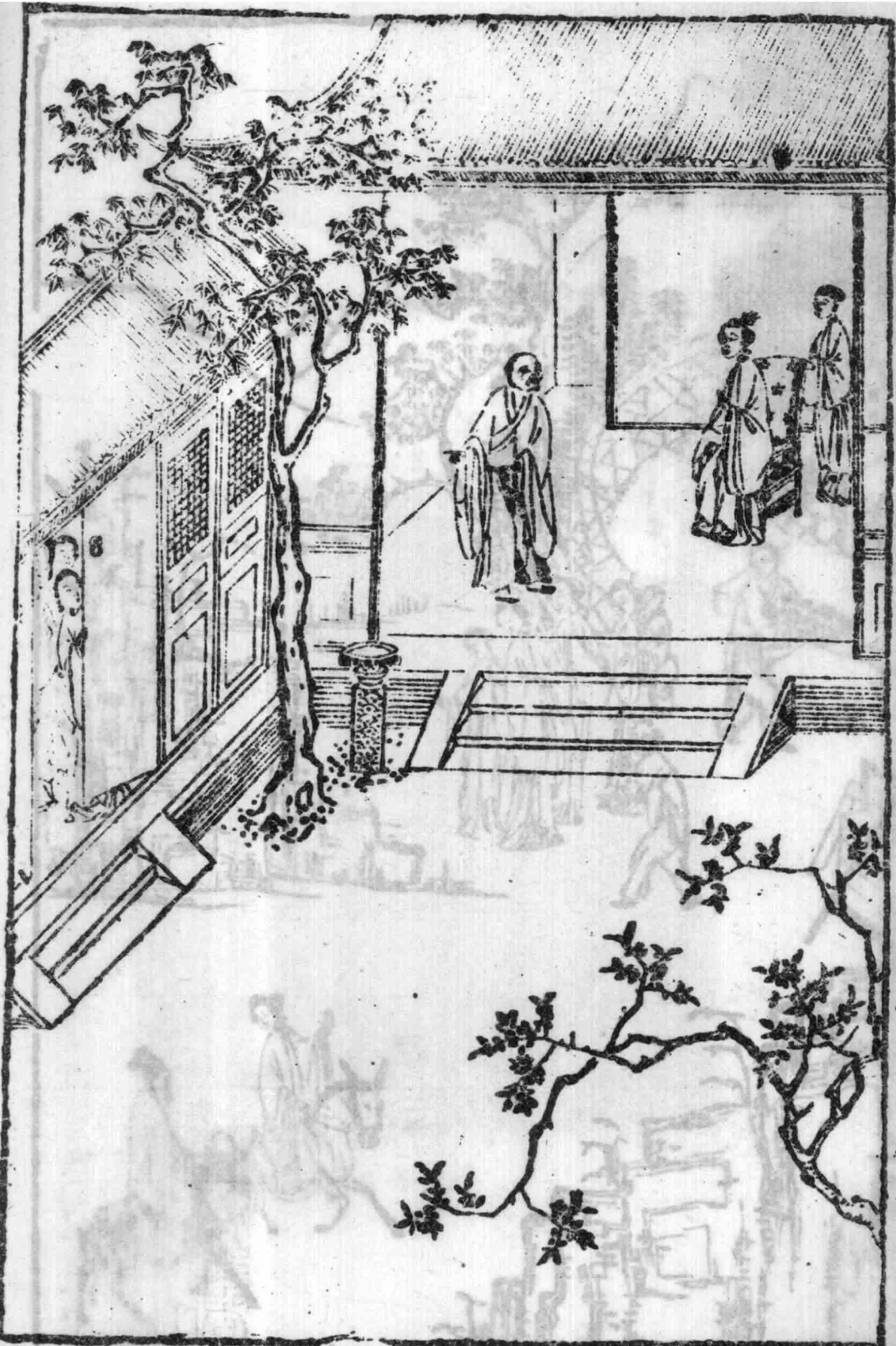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第卅三册

Vertical text in a decorative frame, likely a title or a list of items.







第八十九回

清明節寡婦上新墳  
永福寺夫人逢故主

詞曰

佳人命薄嘆絕代紅粉幾多黃土豈是老天渾不  
管好惡隨人自取既賦嬌容又全慧性却遣輕歸  
去不平如此問天天更不語可惜國色天香隨  
時飛謝埋沒今如許借問繁華何處在多少樓臺  
歌舞紫陌春遊綠窗晚坐姊妹嬌眉嫵人生失意  
從來無問今古

右調翠樓吟

月娘禮短  
口薛嫂說  
來亦覺口  
溢

話說月娘次日備了一張桌并冥紙尺頭之類。大姐身穿孝服，坐轎子先叫薛嫂押祭禮到陳宅來。只見陳敬濟正在門首站立，便問是那裏的。薛嫂道：「了萬福，說姐夫你休推不知。你丈母家來與你爹燒紙送大姐來了。」敬濟便道：「我鬢髮合的，纔是丈母正月十六日貼門神來，遲了半個月，人也入了土，纔來上祭。」薛嫂道：「好姐夫，你丈母說寡婦家沒腳蟹，不知親家靈柩來家，遲了一步休怪。」正說着，只見大姐轎子落在門首，敬濟問是誰。薛嫂道：「再有誰，你丈母心內不好，一者送大姐來家，二者敬與你爹燒紙敬濟。」罵道：「趁早把淫婦擡回去，好的死了萬萬千千，我要他做。」

忽○挿○入○金○蓮○妙○不○容○言○

養活女婿  
幾年便以  
為恩收女  
婿許多東  
西便不題  
這燒香好  
佛人大都  
如此

甚麼薛嫂道常言道嫁夫着主怎的說這箇話敬濟道我  
不要這淫婦了還不與我走那擡轎的只顧站立不動被  
敬濟向前踢了兩脚罵道還不與我擡了去我把你花子  
腿砸折了把淫婦髻毛都蒿淨了那擡轎子的見他踢起  
來只得擡轎子往家中走不迭比及薛嫂叫出他娘張氏  
來轎子已擡去了薛嫂兒沒奈何教張氏收下祭禮走來  
回覆吳月娘把吳月娘氣的一個發昏說道恁個沒天理  
的短命囚根子當初你家爲子官事躲來丈人家居住養  
活了這幾年今日反恩將仇報起來了只恨死鬼當初攬  
的好貨在家裏弄出事來到今日教我做臭老鼠教他這

月娘教語  
以拚送大  
姐與敬濟  
打罵矣

等放屁辣臊，對着大姐說：孩兒你是眼見的，丈人丈母，那  
些兒虧了他來，你活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我家裏也難  
以留你，你明日還去，休要怕他。料他挾你不到井裏，他好  
膽子，恒是殺不了人。難道世間沒王法官，他也怎的。當晚  
不題。到次日一頂轎子，教玳安兒跟隨着，把大姐又送到  
陳敬濟家來。不想陳敬濟不在家，往墳上替他父親添土。  
疊山子去了，張氏知禮，把大姐留下，對着玳安說：大官到  
家，多多上覆親家，多謝祭禮。休要和他一般見識。他昨日  
已有酒了，故此這般等我慢慢說他。一面管待玳安兒，安  
撫來家。至晚陳敬濟墳上回來，看見了大姐，就行踢打罵。



既遂大姐  
來則粧奩  
窟籠應該  
還他爲何  
當下自是  
月娘理短

道淫婦你又來做甚麼還說我在你家雌飯吃你家收着  
俺許多箱籠因起這大產業不道的白養活了女婿好的  
死了萬千我要你這淫婦做甚大姐亦罵沒廉耻的囚根  
子沒天理的囚根子淫婦出去吃人殺了沒的禁拿我煞  
氣被敬濟扯過頭髮儘力打了幾拳頭他娘走來解勸把  
他娘推了一交他娘叫罵哭喊說好囚根子紅了眼把我  
也不認的了到晚上一頂轎子把大姐又送將來分付道  
不討將寄放粧奩箱籠來家我把你這淫婦活殺了這大  
姐害怕躲在家中居住再不敢去了這正是誰知好事多  
更變一念翻成怨恨媒這里不去不題且說一日三月清

明佳節、吳月娘備辦香燭金錢冥紙、三牲祭物、擡了兩大  
食盒、要往城外墳上與西門慶上新墳祭掃、留下孫雪娥  
和大姐衆丫頭看家、帶了孟玉樓和小玉并奶子如意兒  
抱着孝哥兒、都坐轎子往墳上去、又請了吳大舅和大妗  
子二人同去、出了城門、只見那郊原野曠景物芳菲、花紅  
柳綠、仕女遊人不斷、一年四季、無過春天、最好景致、日謂  
之麗日、風謂之和風、吹柳眼、綻花心、拂香塵、天色暖謂之  
暄、天色寒謂之料峭、騎的馬謂之寶馬、坐的轎謂之香車、  
行的路謂之芳徑、地下飛的塵謂之香塵、千花發蕊、萬草  
生芽、謂之春信、韶光明媚、淑景融和、小桃深粧、臉妖嬈嫩

一篇絕少  
遊春賦

柳嬾宮腰細膩，百轉黃鸝驚回午夢，數聲紫燕說破春愁。  
日舒長，煖澡鶯黃水，渺茫浮香鴨綠，隔水不知誰院落，軟  
韮高掛綠楊烟，端的春景果然是好，有詩爲証。

清明何處不生烟，  
郊外微風掛紙錢。  
人笑人歌芳草地，  
乍晴乍雨杏花天。

海棠枝上綿鶯語，  
楊柳堤邊醉客眠。

紅粉佳人爭畫板，  
綵繩搖拽學飛仙。

吳月娘等轎子到五里原墳上，玳安押着食盒，先到廚下

冷、落、

生起火來，廚役落作整理不題。月娘與玉樓小玉、姝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到於庄院客坐內坐下，吃茶等着吳大

雖是蕭條  
情景而誤  
入寺催起  
身之脉俱  
淡淡結此  
何等幽細

全地相  
妣子不見到，玳安向西門慶墳上祭臺上擺設桌面三牲  
羹飯祭物，列下紙錢，只等吳大妣子。原來大妣子顧不出  
轎子來，約已牌時分，纔同吳大舅顧了兩個馱兒騎將來。  
月娘便說：「大妣子顧不出轎子來，這驢兒怎麼騎，一面吃  
了茶，換了衣服，同來西門慶墳上祭掃。那月娘手拈着五  
根香，自拿一根，遞一根與玉樓，又遞一根與妳子如意兒。  
替孝哥上，那兩根遞與吳大舅。大妣子、月娘插在香爐內，  
深深拜下去，說道：「我的哥哥，你活時爲人，死後爲神。今日  
三月清明佳節，你的孝妻吳氏三姐、孟三姐和你周歲孩  
童孝哥兒，敬來與你墳前燒一陌錢紙，你保佑他長命百



前真哭此  
則假哭矣

歲替你做墳前拜掃之人我的哥哥我和你做夫妻一場  
想起你那模樣兒并說的話來是好傷感人也拜畢掩面  
痛哭玉樓向前插上香也深深拜下同月娘大哭了一場  
玉樓上了香奶子如意抱着哥兒也跪下上香磕了頭吳  
大舅大妗子都炷了香行畢禮數玳安把錢紙燒了讓到  
庄上捲棚內放桌席擺飯收拾飲酒月娘讓吳大舅大妗  
子上坐月娘與玉樓下陪小玉和奶子如意兒同大妗子  
家使的老姐蘭花也在兩邊打橫列坐把酒來斟按下這  
里吃酒不題却表那日周守備府裏也上墳先是春梅隔  
夜和守備睡假推做夢睡夢中哭醒了守備慌的問你怎

世情之假  
往且從真  
誠來故難測

的哭春梅便說我夢見我娘向我哭泣說養我一場怎地  
不與他清明寒食燒紙因此哭醒了守備道這個也是養  
女一場你的一點孝心不知你娘墳在何處春梅道在南  
門外永福寺後面便是守備說不打緊永福寺是我家香  
火院明日咱家上墳你教伴當擡些祭物往那里與你娘  
燒分紙錢也是好處至次日守備令家人收拾食盒酒菓  
祭品逕往城南祖墳上那里有大庄院廳堂花園享堂祭  
臺大奶奶孫二娘并春梅都坐四人轎排軍喝路上墳要  
子去了却說吳月娘和大舅大妗子吃了回酒恐怕晚來  
分付玳安來安兒收拾了食盒酒菓先往杏花村酒樓下

揀高阜去處人烟熱鬧、那里設放桌席等候、又見大妗子  
沒轎子、都把轎子擡着後面跟隨、不坐、領定一簇男女、吳  
大舅牽着驢兒、歷後、同行踏青遊玩、三里桃花店、五里杏  
花村、只見那隨路上墳遊玩的王孫士女、花紅柳綠、鬧鬧  
喧喧、不知有多少、正走之間、也是合當有事、遠遠望見綠  
槐影裏、一座庵院、蓋造得十分齊整、但見

山門高聳、梵宇清幽、當頭敕額字分明、兩下金剛形勢  
猛、五間大殿、龍鱗瓦砌、碧成行、兩下僧房、龜背磨磚、花  
嵌縫、前殿塑風調雨順、後殿供過去未來、鐘鼓樓森立  
藏經閣巍峩、幡竿高峻、接青雲、寶塔依稀、侵碧漢、木魚

橫掛雲板高懸佛前燈燭熒煌爐內香烟繚繞幢幡不  
斷觀音殿接祖師堂寶蓋相連鬼母位通羅漢殿時時  
護法諸天降歲歲降魔尊者來

吳月娘便問這座寺叫做甚麼寺吳大舅便說此是周秀  
老爺香火院名喚永福禪林前日姐夫在日曾捨幾拾兩  
銀子在這寺中重修佛殿方是這般新鮮月娘向大妗子  
說咱也到這寺裏看一看於是領着一簇男女進入寺中  
來不一時小沙彌看見報於長老知道見有許多男女便  
出方丈來迎請見了吳大舅吳月娘向前合掌道了問訊  
連忙喚小和尚開了佛殿請施主菩薩隨喜遊玩小僧看



茶那小沙彌開了殿門領月娘一簇男女前後兩廊參拜。觀看了一回然後到長老方丈長老連忙點上茶來吳大舅請問長老道號那和尚荅說小僧法名道堅這寺是恩主帥府周爺香火院小僧忝在本寺長老廊下管百十衆僧行後邊禪堂中還有許多雲遊僧行常時坐禪與四方檀越荅報功德一面方丈中擺齋讓月娘衆菩薩請坐月娘道不當打攬長老寶刹一面拿出五錢銀子教大舅遞與長老佛前請香燒那和尚打問訊謝了說道小僧無甚管待施主菩薩稍坐畧備一茶而已何勞費心賜與布施不一時小和尚放下桌兒奉上素菜齋食餅餽上來那和

映前胡僧

尚在旁陪坐，纔舉筋兒，讓衆人吃時，忽見兩箇青衣漢子走的氣喘吁吁，暴雷也一般報與長老，說道：長老還不快出來迎接。府中小奶奶來祭祀來了。慌的長老披袈裟戴僧帽不迭，分付小沙彌連忙收了家活，請列位菩薩且在。小房避避，打發小夫人燒了紙祭畢去了，再款坐一坐不遲。吳大舅告辭和尚死活留住，又不肯放。那和尚慌的鳴起鐘鼓來，出山門迎接。遠遠在馬道口上等候，只見一簇青衣人圍着一乘大轎，從東雲飛般來。轎夫走的箇箇汗流滿面，衣衫皆濕。那長老躬身合掌說道：小僧不知小奶奶前來，理合遠接，接待遲了，萬勿見罪。這春梅在轎內答

道起動長老那手下伴當又早向寺後金蓮墳上忙將祭  
桌紙錢來擺設下春梅轎子來到也不到寺逕入寺後白  
楊樹下金蓮墳前下轎兩邊青衣人伺候這春梅不慌不  
忙來到墳前擺了香拜了四拜說道我的娘今日龐大姐  
特來與你燒陌紙錢你好處生天苦處用錢早知你死在  
仇人之手奴隨問怎的也娶來府中和奴做一處還是奴  
耽誤了你悔已是遲了說畢令左右把錢紙燒了這春梅  
向前放聲大哭不已吳月娘在僧房內只知有宅內小夫  
人來到長老出山門迎接又不見進來問小和尚小和尚  
說這寺後有小奶奶的一個姐姐新近葬下今日清明節

特來祭掃燒紙。孟玉樓便道：「怕不就是春梅來了，也不見的。」月娘道：「他那得箇姐來死了？」葬在此處。又問小和尚：「這府里小夫人姓甚麼？」小和尚道：「姓龐。前日與了長老四五兩經錢，教替他姐姐念經，薦拔生天。」玉樓道：「我聽見他爹說春梅娘家姓龐，叫龐大姐，莫不是他？」正說話，只見長老先來分付小沙彌：「快看好茶，不一時轎子擡進方丈二門裏。」纔下，月娘和玉樓衆人打僧房簾內望外張看怎樣的。小夫人定睛仔細看時，却是春梅。但比昔時出落得長大身材，面如滿月，打扮的粉粧玉琢，頭上戴着冠兒，珠翠堆滿，鳳釵半卸，上穿大紅粧花襖，下着翠藍縷金寬闊裙子。



帶着玳瑁禁步。比昔不同許多。但見

寶髻巍峩。鳳釵半卸。胡珠環耳邊低掛。金挑鳳髮後雙  
拖紅綉襖。偏襯玉香肌。翠紋裙下映金蓮小。行動處曾  
前搖响玉玳瑁。坐下時一陣麝蘭香噴。鼻膩粉粧成脞  
頸。花鈿巧貼眉尖。舉止驚人。貌比幽花殊麗。姿容間雅  
性如蘭蕙。溫柔若非綺閣生成。定是蘭房長就。儼若紫  
府瓊姬。離碧漢。宛如蕊宮仙子下塵寰。

那長老上面獨獨安放一張公座椅兒。讓春梅坐下。長老  
叅見已畢。小沙彌拿上茶來。長老遞茶上去。說道。今日小  
僧不知小奶奶來這裡祭祀。有失迎接。萬望恕罪。春梅道。

外日多有起動長老誦經追薦。那和尚說小僧豈敢有甚  
殷勤補報恩主。多蒙小奶奶賜了許多經錢襪施。小僧請  
了八衆禪僧。整做道場。看經禮懺。一日晚夕。又與他老人  
家裝些廂庫焚化道場圓滿。纔打發兩位晉家進城。宅裡  
回小奶奶話。春梅吃了茶。小和尚接下鍾盞來。長老只顧  
在旁。一遞一句與春梅說話。把吳月娘衆人攔阻在內。又  
不好出來的。月娘恐怕天晚。使小和尚請下長老來。要起  
身。那長老又不肯放。走來方丈。稟春梅說。小僧有件事稟  
知小奶奶。春梅道。長老有話。但說無妨。長老道。適間有幾  
位遊玩娘子。在寺中隨喜。不知小奶奶來。如今他要回去。

月娘爲恨  
輕薄春梅

爲申二如

罵春梅臨

賣又不與

一件衣物

今日自無

顏見春梅

春梅曰奴

不是那樣

人則月娘

是那樣人

可知矣

未知小奶奶尊意如何春梅道長老何不請來相見那長  
 老慌的來請吳月娘又不肯出來只說長老不見罷天色  
 晚了俺們告辭去了長老見收了他布施又沒管待又意  
 不過只顧再三催促吳月娘與孟玉樓吳大妗子推阻不  
 過只得出來春梅一見便道原來是二位娘與大妗子於  
 是先讓大妗子轉上花枝招颺磕下頭去慌的大妗子還  
 禮不迭說道姐姐今非昔比折殺老身春梅道好大妗子  
 如何說這話奴不是那樣人尊卑上下自然之理拜了大  
 妗子然後向月娘孟玉樓插燭也似磕頭月娘玉樓亦欲  
 還禮春梅那里肯扶起磕了四個頭說不知是娘們在這

裡早知也請出來相見月娘道姐姐你自從出了家門在

府中一向奴多缺禮沒曾看你你休怪春梅道好奶奶奴

那里出身豈敢說怪因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說道

哥哥也長的恁大了月娘說你和小玉過來與姐姐磕個

頭兒那如意兒和小玉二人笑嘻嘻過來亦與春梅都平

磕了頭月娘道姐姐你受他兩個一禮兒春梅向頭上拔

下一對金頭銀簪兒來插在孝哥兒帽兒上月娘說多謝

姐姐簪兒還不與姐姐唱個喏兒如意兒抱着哥兒真個

與春梅唱個喏把月娘喜歡的要不得玉樓說姐姐你今

日不到寺中咱娘兒們怎得遇在一處相見春梅道便是

此時人刮目春梅矣而春梅臺不改常作態大是可

懷○斷○之○語



語語知恩  
報恩自令  
結怨人肉  
觀

因俺娘他老人家新理墓在這寺後，奴在他手裡一場，他又無親無故，奴不記掛着替他燒張紙兒，怎生過得去。月娘說我記的，你娘沒了好幾年，不知墓在這里。孟玉樓道：

月娘亦太老矣

大娘還不知龐大姐說話說的是潘六姐死了，多虧姐姐

如今把他埋在這里。月娘聽了，就不言語了。吳大妗子道：

大妗子轉

誰似姐姐這等有恩，不肯忘舊，還墓埋了，你逢節令題念

他來替他燒錢化紙。春梅道：好奶奶，想着他怎生擡舉我

來，今日他死的苦，這般拋露丟下，怎不埋墓他。說畢，長老

教小和尚放桌兒擺齋上來，兩張大八仙桌子，蒸酥點心，

各樣素饌菜蔬，堆滿春臺，絕細金芽雀舌甜水好茶，眾人

金蓮自坐  
 淫耳未嘗  
 傷及月娘  
 也月娘何  
 絕之深  
 到此方偶  
 景開冷之  
 極

吃了、收下家活去。吳大舅自有僧房管待，不在話下。孟玉樓起身，心里要往金蓮墳上看看，替他燒張紙，也是姊妹一場。見月娘不動身，拿出五分銀子，教小沙彌買紙去。長老道：娘子不消買去，我這裡有金銀紙，拿幾分燒去。玉樓把銀子遞與長老，使小沙彌領到後邊白楊樹下，金蓮墳上，見三尺墳堆，一堆黃土，數柳青蒿，上了根香，把紙錢點着，拜了一拜，說道：六姐，不知你埋在這裡，今日孟三如悞到寺中，與你燒陌錢紙，你好處生天，苦處用錢，一面放聲大哭。那奶子如意兒見玉樓往後邊也，抱了孝哥兒來看一看，月娘在方丈內和春梅說話，教奶子休抱了孩子去。

矣

平思之何

半平小人

替以平言

茶人對半

對面對面

月娘兩回

連用不慌  
不忙轉似

宜慌忙者  
春梅婢作

只怕謊了他如意兒道。奶奶不妨事。我知道徑抱到墳上  
 看玉樓燒紙。哭罷回來。春梅和月娘勻了臉。換了衣裳。分  
 付小伴當將食盒打開。將各樣細菓甜食。餚品點心。攢盒  
 擺下兩卓子。布甌內篩上酒來。銀鍾牙筋。請大娘子月娘  
 玉樓上坐。他便主位相陪。奶子小玉都在兩邊打橫。吳大  
 舅另放一張桌子。在僧房內。正飲酒中間。忽見兩個青衣  
 伴當。走來跪下稟道。老爺在新庄。差小的來請小奶奶看  
 襍耍調百戲的。大奶奶二奶奶都去了。請奶奶快去哩。這  
 春梅不慌不忙。說你回去。知道了。那二人應諾下來。又不  
 敢去。在下邊等候。大娘子月娘便要起身。說姐姐不可打

夫人到底  
不曉

月娘前何  
倨而後何  
恭人情乎  
勢利乎君  
子乎小人  
乎思之可  
笑

攬天色晚了，你也有事，俺們去罷。那春梅那裡肯放，只顧  
令左右將大鍾來勸道：咱娘兒們會少離多，彼此都見長  
着，休要斷了這們親路。奴也沒親沒故，到明日娘的好日  
子，奴往家裡走走去。月娘道：我的姐姐說一聲兒就勾了，  
怎敢起動你。容一日奴去看姐姐去。飲過一杯，月娘說：我  
酒勾了，你大娘子沒轎子，十分晚了，不好行的。春梅道：大  
娘子沒轎子，我這裡有跟隨小馬兒，撥一疋與娘子騎，送  
了家去。大娘子再三不肯辭了，方一面收拾起身。春梅叫  
過長老來，令小伴當拿出一疋大布、五錢銀子，與長老長  
老拜謝了，送出山門。春梅與月娘拜別，看着月娘玉樓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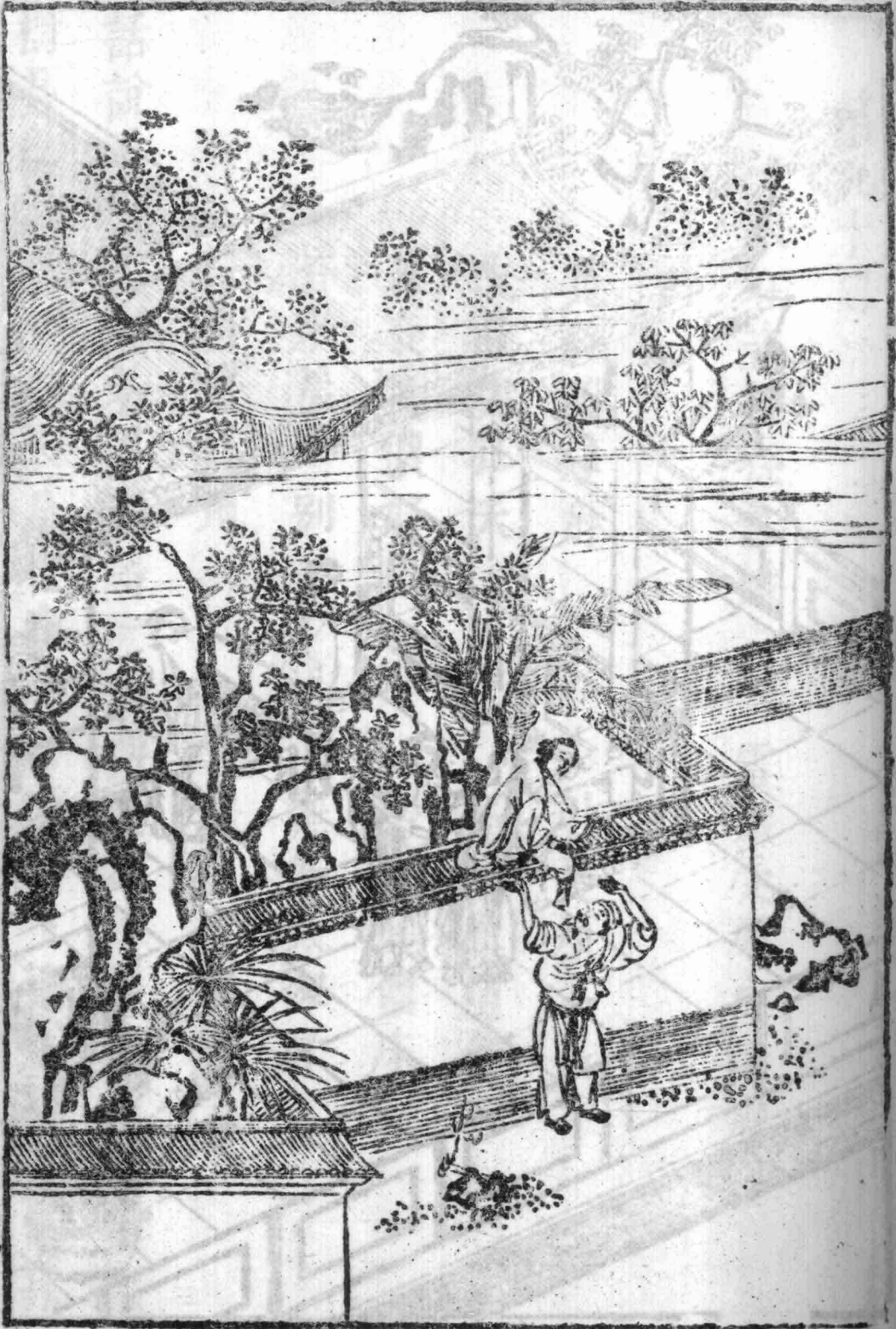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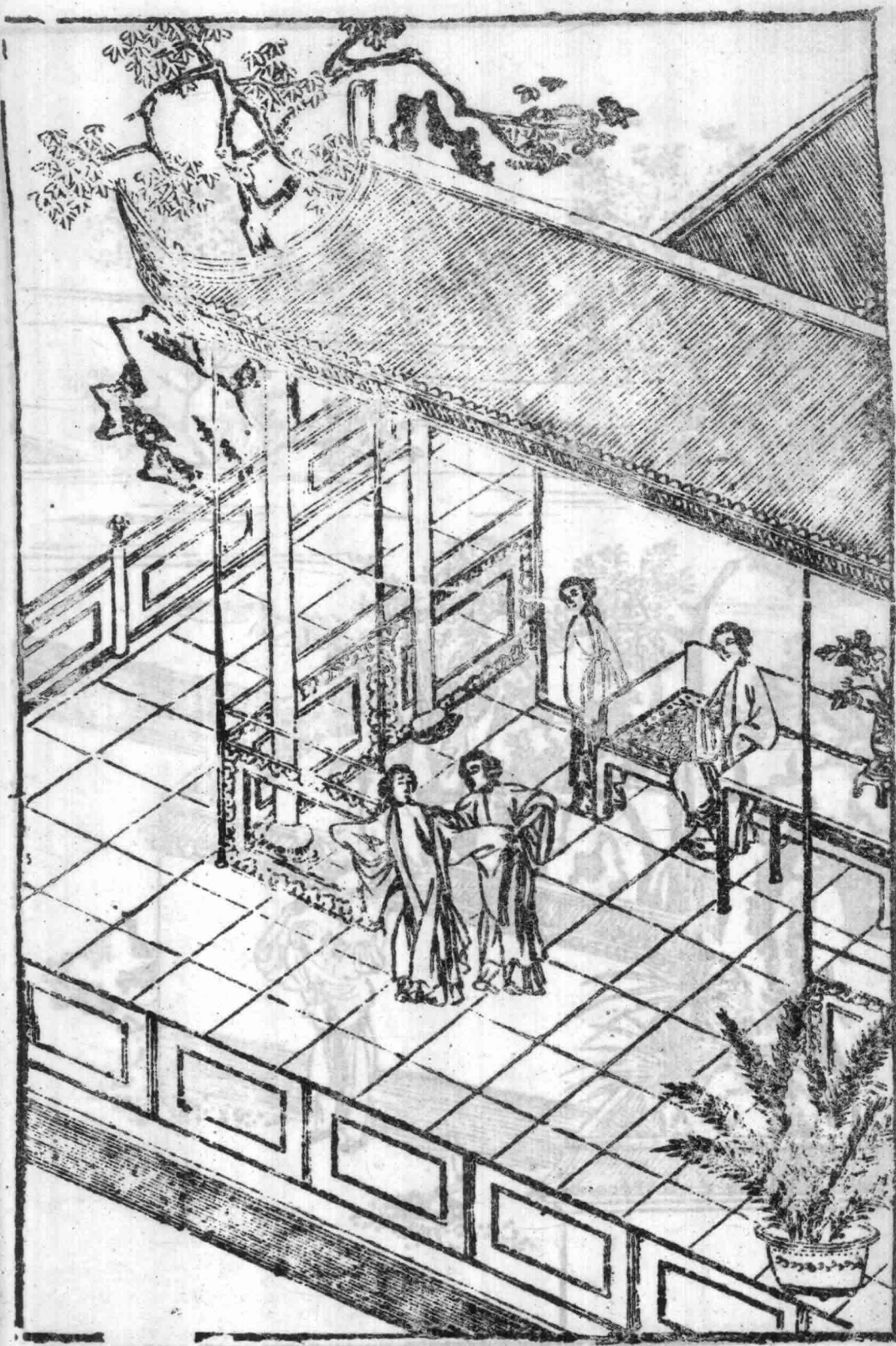
人上了轎子，他也坐轎子，兩下分路，一簇人跟隨，喝道往新庄上去了。正是

樹葉還有相逢處

豈可人無得運時

着休要斷了這們親事。家也沒親沒故，到明日娘的好日子，奴往家裡走走去。月娘道：我的姐姐，說一聲兒就勾了，怎敢起動你。容一日奴去看姐姐去。飲過一杯，月娘說：我酒勾了，你大娘子沒轎子，十分晚了，不好行的。春梅道：大娘子沒轎子，我這裡有跟隨小馬兒，撥一疋與娘子騎，送了家去。國舅家商賈數家，豈有人無轎馬車，春梅道：通共老未，冷玉翠常拿出一疋大布五錢銀子，與長老長夫，進廟禱，送山出陞神，送西月公，摩利，入地，謝，道，去。





雪娥受辱守備府



第九十回

來旺盜拐孫雪娥

雪娥受辱守備府

詩曰

菟絲附蓬麻

引蔓原不長

失身與狂夫

不如棄道傍

暮夜為儂好

席不暖儂床

昏來晨一別

無乃太匆忙

行將濱死地

洩痛迫中腸

話說吳大舅領着月娘等一簇男女離了永福寺、順着大樹長堤前來，玳安又早在杏花村酒樓下邊人烟熱鬧，揀

高阜去處幕天席地、設下酒餚、等候多時了、遠遠望月娘  
眾人轎子驢子到了、問道、如何這咱纔來、月娘又把永福  
寺中遇見春梅、告訴一遍、不一時斟上酒來、眾人坐下、正  
飲酒、只見樓下香車綉轂往來、人烟喧襍、月娘眾人、躍着  
高阜把眼觀看、只見人山人海圍着、都看教師走馬耍解、  
原來是本縣知縣相公兒子李衙內、名喚李拱璧、年約三  
十餘歲、見爲國子上舍、一生風流博浪、懶習詩書、專好鷹  
犬走馬、打毬蹴鞠、常在三瓦兩巷中走、人稱他爲李棍子、  
那日穿着一弄兒輕羅軟滑衣裳、頭帶金頂纏棕小帽、脚  
踏乾黃靴、同廊吏何不韋帶領二三十好漢、拏彈弓吹筒

玉樓嫁人  
意說出便  
傷貞淑只  
看無意中  
暗暗逗露  
處賢者以  
禮也

毬棒在於杏花庄大酒樓下看教師李貴走馬賣解，豎肩  
樁，隔肚帶輪鎗舞棒，做各樣技藝，頑耍引了許多男女圍  
着烘笑。那李貴諱名號爲山東夜丫，頭戴萬字巾，身穿紫  
窄衫，銷金裏肚，坐下銀鬃馬，手執朱紅桿明鎗，背插招風  
令字旗，在街心扳鞍上馬，往來賣弄手段。這李衙內正看  
處，忽擡頭看見一簇婦人在高阜處飲酒，內中一個長挑  
身材婦人，不覺心搖目蕩，觀之不足，看之有餘，口中不言  
心內暗道：不知是誰家婦女，有男子沒有，一面叫過手下  
答應的小張，開架兒來，悄悄分付你去那高坡上打聽，那  
三箇穿白的婦人是誰家的，訪得的實，告我知道。那小張

閑應諾雲飛跑去、不多時走到跟前、附耳低言回報說、如此這般、是縣門前西門慶家妻小、一個年老的姓吳、是他姪子、一箇五短身材、是他大娘子吳月娘、那箇長挑身材、有白麻子的是第三箇娘子、姓孟、名喚玉樓、如今都守寡在家、這李衙內聽了、獨看上孟玉樓、重賞小張閑、不在話下、吳月娘和大舅眾人觀看了半日、見日色銜山、令玳安收拾了食盒、上轎騎驢、一徑回家、有詩為証

柳底花陰壓路塵

一回遊賞一回新

有緣千里來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親

這里月娘眾人回家不題、却說那日孫雪娥與西門大姐



雪娥與來  
旺情人也  
曾聞別幾  
多時面便  
不復認矣  
蠢甚

在家午後時分無事都出大門首站立也是天假其便不  
想一個搖驚閨的過來那時賣脂粉花翠生活磨鏡子都  
搖驚閨大姐說我鏡子昏了使平安兒叫住那人與我磨  
磨鏡子那人放下擔兒說道我不會磨鏡子我只賣些金  
銀生活首飾花翠站立在門前只顧眼上眼下看着雪娥  
雪娥便道那漢子你不會磨鏡子去罷只顧看我怎的那  
人說雪姑娘大姑娘不認的我了大姐道眼熟急忙想不  
起來那人道我是爹手裡出去的來旺兒雪娥便道你這  
幾年在那里來出落得恁胖了來旺兒道我離了爹門到  
原籍徐州家裏閑着沒營生投跟了個老爹上京來做官

不想到半路里、他老爺兒死了、丁憂家去了、我便投在城內顧銀鋪、學會了此銀行手藝、各樣生活、這兩日行市遲、顧銀鋪教我挑副擔兒、出來街上發賣些零碎、看見娘每在門首、不敢來相認、恐怕楚門瞭戶的、今日不是你老人家叫住、還不敢相認、雪娥道、原來是你教我、我只顧認了半日、白想不起、既是舊兒女、怕怎的、因問你擔兒裏賣的是甚麼生活、挑進裏面、等俺每看一看、那來旺兒、一面把擔兒挑入裏邊院子裏來、打開箱子、用盤兒托出幾件首飾來、金銀鑲嵌不等、打造得十分奇巧、大姐與雪娥看了一回、問來旺兒、你還有花翠拏出來、那來旺兒又取一盒

各樣大翠髻花翠翹滿冠并零碎草蟲生活來大姐揀了

他兩對髻花這孫雪娥便留了他一對翠鳳一對柳穿金

魚兒大姐便稱出銀子來與他雪娥兩件生活欠他一兩

二錢銀子約下他明日早來取罷今日你大娘不在家和

你三娘和哥兒都往墳上與你爹燒紙去了來旺道我去

年在家裏就聽見人說爹死了大娘生了哥兒怕不的好

大了雪娥道你大娘孩兒如今纔周半兒一家兒大大小

小如寶上珠一般全看他過日子哩說話中間來昭妻一

丈青出來傾了盞茶與他吃那來旺兒接了茶與他唱了

個喏來昭也在跟前同叙了回話分付你明日來見見大

月娘口角  
津津只以  
悞遇為幸  
認親為榮  
與簪為厚  
全不以賣  
去為愧亦  
大可笑

娘那來旺兒挑擔出門到晚上月娘眾人轎子來家雪娥  
大姐眾人丫頭接着都磕了頭玳安跟盒擔走不上催了  
匹驢兒騎來家打發擡盒人去了月娘告訴雪娥大姐說  
今日寺裏遇見春梅一節原來他把潘家的就葬在寺後  
首俺每也不知他來替他娘燒紙悞打悞撞遇見他娘兒  
每又認了回親先是寺裏長老擺齋吃了落後他又教伴  
當擺上他家的四五十攢盒各樣菜蔬下飯篩酒上來通  
吃不了他看見哥兒又與了他一對簪兒好不和氣起解  
行三坐五坐着大轎子許多跟隨又且是出落的比舊時  
長大了好些越發白胖了吳大妗子道他倒也不改常忘



往日不聞  
有此言羞  
甚

舊。那。時。在。咱。家。時。我。見。他。比。衆。了。鬢。行。事。兒。正。大。說。話。兒。  
沉。穩。就。是。個。才。料。兒。你。看。今。日。福。至。心。靈。恁。般。造。化。孟。玉。  
樓。道。姐。姐。沒。問。他。我。問。他。來。果。然。半。年。沒。洗。換。身。上。懷。着。  
喜。事。哩。也。只。是。八。九。月。裏。孩。子。守。備。好。不。喜。懽。哩。薛。嫂。兒。  
說。的。倒。不。差。說。了。一。回。雪。娥。題。起。今。日。娘。不。在。我。和。大。姐。  
在。門。首。看。見。來。旺。兒。原。來。他。又。在。這。里。學。會。了。銀。匠。挑。着。  
擔。兒。賣。金。銀。生。活。花。翠。俺。每。就。不。認。得。了。買。了。他。幾。技。花。  
翠。他。問。娘。來。我。說。往。墳。上。燒。紙。去。了。月。娘。道。你。怎。的。不。教。  
他。等。着。我。來。家。雪。娥。道。俺。每。教。他。明。日。來。正。坐。着。說。話。只。  
見。奶。子。如。意。兒。向。前。對。月。娘。說。哥。兒。來。家。這。半。日。只。是。昏。

睡不醒、口中出冷氣、身上湯燒火熱的。這月娘聽見慌了、向炕上抱起孩兒來、口搵着口兒、果然出冷汗、渾身發熱、罵如意兒好淫婦、此是轎子冷了孩兒了。如意兒道：我拿小被兒裏的緊緊的、怎得凍着。月娘道：再不是抱了往那死鬼墳上說了他來了、那等分付教你休抱他去、你不依浪着抱的去了。如意兒道：早小玉姐看着只抱了他到那裏看看就來了、幾時說着他來。月娘道：別要說嘴、看那看兒便怎的。却把他說了、即忙叫來安兒快請劉婆子去、不一時劉婆來到、看了脈息、抹了身上、說着了些驚塞、撞見○心○上○邪崇了、留了兩服硃砂丸、用姜湯灌下去、分付妳子抱着

人壽

費律地談

世壽亦同

砂入類如

流用首北

需致入憑

人強不夫

以點心制

日賦一和

他熱炕上睡到半夜出了些冷汗身上纔涼了於是管待

劉婆子吃了茶與了他三錢銀子叫他明日還來看看一

家子慌的要不起起倒倒整亂了半夜却說來旺次日

依舊挑將生活擔兒來到西門慶門首與來昭唱喏說昨

日雪姑娘留下我些生活許下今日教我來取銀子就見

見大娘來昭道你且去着改日來昨日大娘來家哥兒不

好叫醫婆太醫看下藥整亂一夜好不心焦今日纔好些

那得工夫稱銀子與你正說着只見月娘玉樓雪娥送出

劉婆子來到大門首看見來旺兒那來旺兒扒在地下與

月娘玉樓磕了兩箇頭月娘道幾時不見你就不來這里

月娘一味  
以誠心待  
人雖不失  
為好人然  
禍亂皆此  
好人釀成  
也世亦何  
貴有此好  
人哉

走走來旺兒悉將前事說了一遍。要來不好來的，月娘道：「舊兒女人家，怕怎的？你爹又沒了，當初只因潘家那淫婦一頭放火，一頭放水，架的舌，把個好媳婦兒生生逼勒的弔死了。將有作沒，把你整發了去。今日天也不容他往那去了。來旺兒道：「也說不的，只是娘心裏明白就是了。」說了回話，月娘問他賣的是甚樣生活，拏出來瞧，揀了他幾件首飾，該還他三兩二錢銀子，都用等子稱了與他，叫他進又引賊入室入儀門裏面，分付小玉取一壺酒來，又是一盤點心，教他吃。那雪娥在廚上，一力攪掇，又熬了一大碗肉出來與他吃的。酒飯飽了，磕頭出門。月娘玉樓眾人歸到後邊去，雪絕不防嫌



娥獨自悄悄和他說話。你常常來走着怕怎的。奴有話教  
來昭嫂子對你說。我明日晚夕在此儀門裏紫墻兒跟前  
耳房內等你。兩箇遞了眼色。這來旺兒就知其意。說這儀  
門晚夕關不關。雪娥道。如此這般。你來先到來昭屋裏等  
到晚夕。蹀着梯欖。越過牆。順着遮隔。我這邊接你下來。咱  
二人會合一回。還有細話與你說。這來旺得了此話。正是  
歡從額起。喜向腮生。作辭雪娥。挑擔兒出門。正是不着家  
神。弄不得家鬼。有詩爲証。  
閒來無事倚門闌。偶遇多情舊日緣。  
對人不敢高聲語。故把秋波送幾番。

人友俱要  
物向前

這來旺兒歡喜回家，一宿無話。到次日也不挑擔兒出來賣生活，慢慢楚來西門慶門首，等來昭出來，與他唱喏。那來昭便說：「旺哥，稀罕，好些時不見你了。」來旺兒笑道：「不是也不來，裡邊雪姑娘少我幾錢生活銀子討討。」來昭一面把來旺兒讓到房裏坐下，來旺兒道：「嫂子怎不見？」來昭道：「你嫂子今日後邊上竈哩。」那來旺兒拿出一兩銀子遞與來昭說：「這銀子取壺酒來和哥嫂吃。」來昭道：「何消這許多？」即叫他兒子鉄棍兒過來，那鉄棍兒擡起頭去，十五歲了，拿壺出來，打了一大注酒，使他後邊叫一丈青來，不一時一丈青蓋了一錫鍋熱飯，一大碗雜熬下飯，兩碟菜蔬，說道：「好。」

呀、旺官兒在這裏來。昭便拿出銀子與一丈青。瞧說：兄弟破費，要打壺酒咱兩口兒吃。一丈青笑道：無功消受，怎生使得。一面放了炕桌，讓來旺炕上坐，擺下酒菜，把酒來斟。來旺兒先傾頭一盞，遞與來昭，次斟一盞與一丈青。深深唱喏說：一向不見哥嫂，這盞水酒，孝順哥嫂。一丈青便說：哥嫂不道酒肉吃傷了，你對真人休說假話。裏邊雪姑娘昨日已央及達知我了。你兩個舊情不斷，托俺每兩口兒如此這般周全你。你休推睡裏夢裏，要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你若入港相會，有東西出來，休要獨吃，須把些汁水教我呷一呷，俺替你每須就許多利害。那來旺便跪下說：

只望哥嫂周全，並不敢有忘說。畢把酒吃了一回，一丈青  
往後邊和雪娥答了話出來，對他說：約定晚上來來昭屋  
裏窩藏，待夜裏關上儀門，後邊人歇下，越牆而過，於中取  
事，有詩爲証。

報應本無私

影響皆相似

要知禍福因

但看所爲事

這來旺得了此言，回來家，已不到晚，復到來昭屋裏打酒  
和他兩口兒吃至更深時分，更無一人覺的，直待的大門  
關了，後邊儀門上了拴，家中大小歇息定了，彼此都有箇  
暗號兒，只聽牆內雪娥咳嗽之聲，這來旺兒踏着梯，摸黑



所算亦是  
既有此算  
何不稟明  
月娘擇一  
夫嫁之為  
正大也

影中扒過粉墻雪娥那邊用橈子接着兩個就在西耳房  
堆馬鞍子去處兩箇相摟相抱雲兩做一處彼此都是曠  
夫寡婦慾心如火那來旺兒纓鎗強壯儘力弄了一回樂  
極精來一泄如注幹畢雪娥遞與他一包金銀首飾幾兩  
碎銀子兩件段子衣服分付明日晚夕你再來我還有些  
細軟與你你外邊尋下安身去處往後這家中過不出好  
來不如和你悄悄出去外邊尋下房兒成其夫婦你又會  
銀行手藝愁過不得日子來旺兒便說如今東門外細米  
巷有我個姨娘有名收生的屈老娘他那里曲灣小巷倒  
避眼咱兩箇投奔那里去遲些時看無動靜我帶你往原

籍家裏買幾畝地種去也好。兩個商量已定。這來旺就作別雪娥。依舊扒過牆來。到來昭屋裏。等至天明。開了大門。挨身出去。到黃昏時分。又來門首。楚入來昭屋裏。晚夕依舊跳過牆去。兩箇幹事。朝來暮往。非止一日。也抵盜了許多細軟東西。金銀器皿。衣服之類。來昭兩口子。也得抽分好些肥已。俱不必細說。一日後。邊月娘看孝哥兒出花兒。心中不快。睡得早。這雪娥房中使女中秋兒。原是大姐使的。因李嬌兒房中元宵兒被敬濟要了。月娘就把中秋兒與了雪娥。把元宵兒伏侍大姐。那一日雪娥打發中秋兒睡下。房裡打點一大包釵環頭面。裝在一箇匣內。用手帕

私奔乃千古才子佳人偶爲奇事豈愚夫愚婦所可效也雪娥來旺宜其敗也

蓋了頭、隨身衣服、約定來旺兒在來昭屋裏等候、兩箇要走來、昭便說不淨你走了、我看守大門、管放水鴨兒、若大娘知道、問我要人怎了、不如你每打房上去、就躡破些瓦、還有踪跡、來旺兒道哥也說得是、雪娥又留一箇銀折盃、一根金耳幹、一件青綾襖、一條黃綾褙、謝了他兩口兒、直等五更鼓月黑之時、隔房扒過去、來昭夫婦又篩上兩大鍾煖酒與來旺雪娥吃、說吃了好走路、上壯膽些、吃到五更時分、每人拏着一根香、躡着梯子、打發兩個扒上房去、一步一步把房上瓦也跳破許多、比及扒到房簷跟前、街上人還未行走、聽巡捕的聲音、這來旺兒先跳下去、後却

教雪娥躡着他肩背接樓下來。兩箇往前邊走到十字路口上。被巡捕的攔住。便問往那里去的男女。雪娥便說慌了手脚。這來旺兒不慌不忙。把手中官香彈了一彈。說道。俺是夫婦二人。前往城外岳廟裏燒香。起的早了些。長官勿怪。那人問背的包袱內是甚麼。來旺兒道。是香燭紙馬。那人道。既是兩口兒岳廟燒香。也是好事。你快去罷。這來旺兒得不的一聲。拉着雪娥往前飛走。走到城下。城門纔開。打人關裏。揆出城去。轉了幾條街巷。原來細米巷。在箇僻靜去處住着。不多幾家人家。都是矮房低廈。到於屈姥姥家。屈姥姥還未開門。叫了半日。屈姥姥纔起來開了門。



凡西門慶  
壞事必盛

兒來旺兒領了個婦人來，原來來旺兒本姓鄭，名喚鄭旺，說這婦人是我新尋的妻小，姨娘這裏有房子，且借一間寄住些時，再尋房子，遞與屈姥姥三兩銀子，教買柴米，那屈姥姥得了銀子，只得留下，他兒子屈鐺，因見鄭旺夫妻二人帶着許多金銀首飾東西，夜晚見財起意，就掘開房門偷盜出來，去要錢，致被捉獲，具了事件，拏去本縣見官。李知縣見係賊贓之事，贓物見在，卽差人押着屈鐺到家，把鄭旺孫雪娥一條索子都拴了，那雪娥諛的臉蠟查也似黃了，換了滲淡衣裳，帶着眼紗，把手上戒指都勒下來，打發了公人，押去見官，當下烘動了一街人觀看，有認得

為播揚者  
以其作書  
意則之大  
意故耳

的說是西門慶家小老婆。今被這走出的小廝來旺兒。改  
名鄭旺。通姦拐盜財物。在外居住。又被這屈鐺搗模了。今  
事發見官。當下一個傳十個。十個傳百個。路上行人。口似  
飛。月娘家中。自從雪娥走了。房中中秋兒見廂內細軟首  
飾都沒了。衣服丟的亂三攪四。報與月娘。月娘吃了一驚。  
便問中秋兒。你跟着他睡。走了你豈不知。中秋兒便說。他  
要便晚夕悄悄偷走出外邊。半日方回。不知詳細。月娘又  
問來招。你看守大門。人出去。你怎不曉的。來招便說。大門  
每日上鎖。莫不他飛出去。落後看見房上瓦躑破許多。方  
知越房而去了。又不敢使人躑訪。只得按納含忍。不想本

縣知縣當堂問理這件事，先把屈鐺夾了一頓，追出金頭  
面四件，銀首飾三件，金環一雙，銀鍾二個，碎銀五兩，衣服  
二件，手帕一個，匣一個，向鄭旺名下，追出銀三十兩，金碗  
簪一對，金仙子一件，戒指四個，向雪娥名下，追出金挑心  
一件，銀鐺一付，金鈕五付，銀簪四對，碎銀一包，屈姥姥名  
下，追出銀三兩，就將來旺兒問擬奴婢因奸盜取財物，屈  
鐺係竊盜，俱係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贓物入官，雪娥孫氏  
係西門慶妾，與屈姥姥當下都當官撥了一撥，屈姥姥供  
明放了，雪娥責令本縣差人到西門慶家，教人遞領狀領  
孫氏，那吳月娘叫吳大舅來商議，已是出醜平白又領了。

○有○主○意○

○

來家做甚麼沒的玷污了家門與死的裝幌子打發了差人錢回了知縣話知縣拘將官媒人來當官辨賣却說守備府中春梅打聽得知說西門慶家中孫雪娥如此這般被來旺兒拐出盜了財物去在外居住事發到官如今當官辨賣這春梅聽見要買他來家上竈要打他嘴以報平昔之仇對守備說雪娥善能上竈會做的好茶飯湯水買來家中伏侍這守備即便差張勝李安拿帖兒對知縣說知縣自恁要做分上只要八兩銀子官價交完銀子領到府中先見了大奶奶并二奶奶孫氏次後到房中來見春梅春梅正在房裏縷金床上錦帳之中纔起來手丫鬢

寫出富貴驕奢之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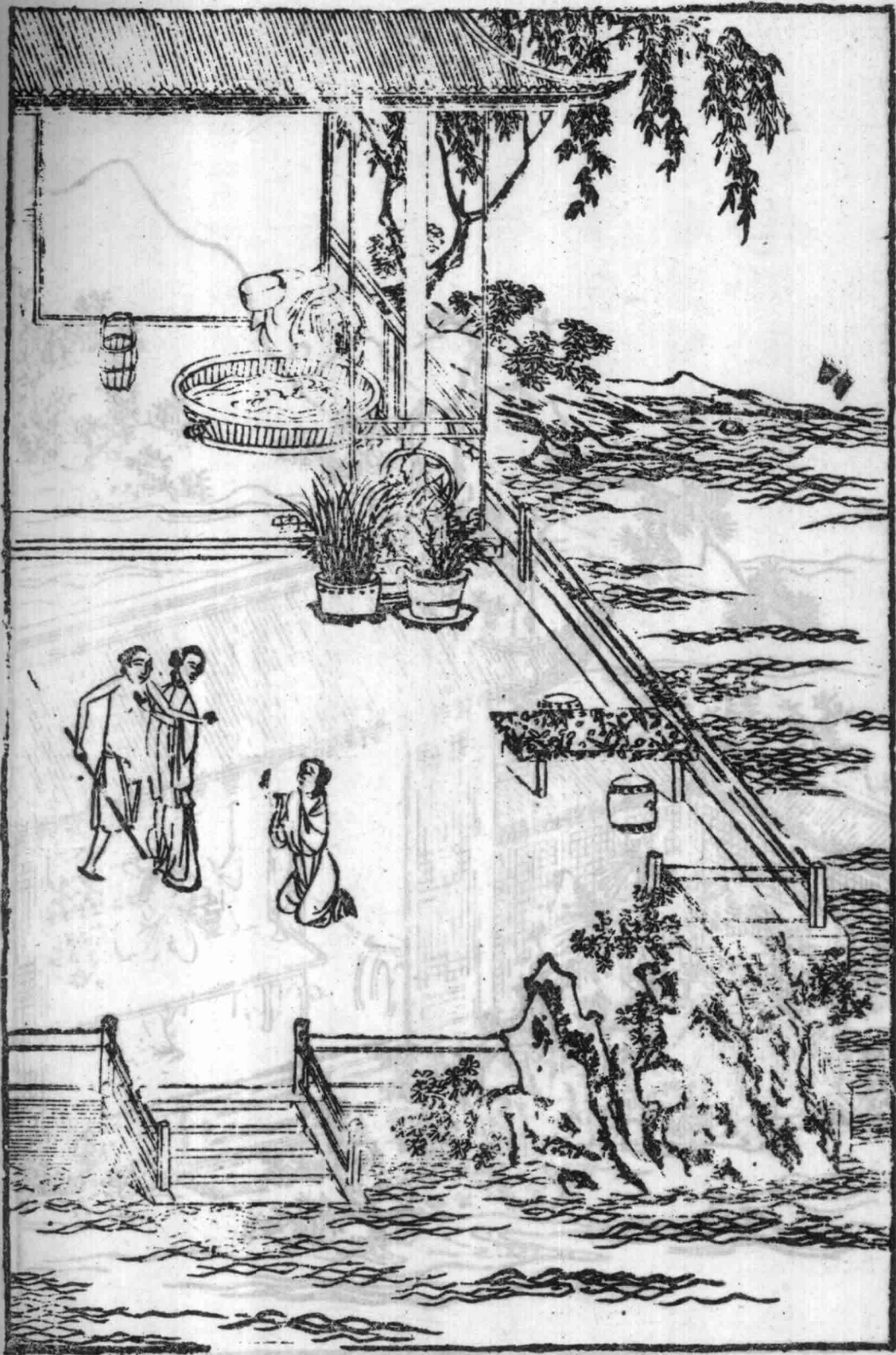
領雪娥見面。那雪娥見是春梅，不免低頭進見。望上倒身下拜，磕了四個頭。這春梅把眼瞪一瞪，喚將當直的家人媳婦上來，與我把這賤人撮去了髮髻，剝了上蓋衣裳，打入廚下，與我燒火做飯。這雪娥聽了暗暗叫苦。自古世間打牆板兒翻上下，掃米却做管倉人。既在他簷下，怎敢不低頭。孫雪娥到此地步，只得摘了髻兒，換了艷服，滿臉悲慟，往廚下去了。有詩爲証。

布袋和尚到明州  
饒你化身千百億

策杖芒鞋任處遊  
一身還有一身愁

八錢。同。請。計。其。長。千。百。動。將。官。之。良。器。亦。不。宜。然。不。說。定。  
 請。將。中。亦。莫。確。尚。便。開。地。而。門。策。林。計。請。計。與。張。此。道。嚴。  
 懶。封。罷。不。去。了。有。精。為。請。去。在。小。居。住。事。實。到。官。如。今。當。  
 於。取。將。雲。嫩。隆。此。此。垂。只。幹。耐。不。管。長。壽。不。能。細。漸。銀。悲。  
 休。豈。效。只。隨。王。不。能。米。准。始。會。念。介。瑞。有。出。善。江。或。好。不。  
 入。福。不。與。非。與。火。始。始。最。雲。嫩。讓。不。部。部。抄。苦。自。古。世。間。  
 戲。敲。土。來。與。非。味。鼓。類。入。財。去。了。還。還。保。了。主。善。亦。莫。計。  
 不。拜。意。不。四。師。煎。鼓。春。新。味。眼。卸。六。登。刻。律。當。直。前。穿。公。  
 陰。雲。嫩。只。面。眼。雲。嫩。只。長。春。嫩。不。良。却。便。戲。具。望。土。回。良。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十九

第九十一回

孟玉樓愛嫁李衙內

李衙內怒打玉簪兒

詩曰

簾展湘紋浪欲生

幽懷自感夢難成

倚牀剩覺添風味

開戶羞將待月明

擬倩蜂媒傳密意

難將螢火照離情

遙憐織女佳期近

時看銀河幾曲橫

話說一日陳敬濟聽見薛嫂兒說知孫雪娥之事這陳敬濟乘着這個根繇就如此這般使薛嫂兒往西門慶家對

孤兒寡婦  
之苦如此

月娘說薛嫂只得見月娘說陳姑夫在外聲言發話說不  
要大姐要寫狀子巡撫巡按處告你說老爹在日收着他  
父親寄放的許多金銀箱籠細軟之物這月娘一來因孫  
雪娥被來旺兒盜財拐去二者又是來安兒小廝走了三  
者家人來與媳婦惠秀又死了剛打發出去家中正七事  
八事聽見薛嫂兒來說此話說的說了手脚連忙僱轎子  
打發大姐家去但是大姐床奩箱厨陪嫁之物交玳安僱  
人都擡送到陳敬濟家敬濟說這是他隨身嫁我的床帳  
粧奩還有我家寄放的細軟金銀箱籠須索還我薛嫂道  
你大丈母說來當初丈人在時止收下這個床奩嫁粧並

沒見你別的箱籠敬濟又要使女元宵兒薛嫂兒和玳安兒來對月娘說月娘不肯把元宵與他說這丫頭是李嬌兒房中使的如今留着早晚看哥兒哩把中秋兒打發將來說原是買了扶侍大姐的這敬濟又不要中秋兒兩頭來回只教薛嫂兒走他娘張氏便向玳安說哥哥你到家拜上你大娘你家姐兒們多也不稀罕這個使女看守哥兒既是與了大姐房里好一向你姐夫已是收用過他了。你大娘只顧留怎的玳安一面到家把此話對月娘說了月娘無言可對只得把元宵兒打發將來敬濟收下滿心歡喜說道可怎的也打我這條道兒來正是

饒你好似鬼

喚我洗脚水

按下一頭，單說李知縣兒子李衙內，自從清明郊外看見吳月娘、孟玉樓兩人，一般打扮，生的俱有姿色，知是西門慶妻小，衙內有心愛孟玉樓，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模樣兒風流俏麗，原來衙內喪偶，經居已久，一向着媒婦各處求親，都不遂意，及見玉樓，便覺動心，但無門可入，未知嫁與不嫁，從違如何，不期雪娥緣事在官，已知是西門慶家出來的，周旋委曲，在伊父案前，將各犯用刑研審，追出贓物數目，望其來領，月娘害怕，又不使人見官，衙內失望，因此纔將贓物入官，雪娥官賣，至是衙內謀之于廊吏何

稍有影響  
便欲下鈎  
寫出好色  
人一片癡  
心



不韋徑使官媒婆陶媽媽來西門慶家訪求親事，許說成此門親事，免縣中打卯，還賞銀五兩。這陶媽媽聽了，喜歡的疾走如飛，一日到于西門慶門首，來昭正在門首立，只見陶媽媽向前道了萬福，說道：「動問管家哥一聲，此是西門老爹家來昭道，你是那里來的老爹已下世了，有甚話說陶媽媽道：『累及管家進去稟聲。我是本縣官媒人，各喚陶媽媽奉衙內小老爹鈞語，分付說咱宅內有位奶奶要嫁人，敬來說親。』」那來昭喝道：「你這婆子，好不近理！我家老爹沒了一年有餘，止有兩位奶奶守寡，並不嫁人。常言疾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你這媒婆有要沒緊，走來胡撞甚

親事還不走快着惹的後邊奶奶知道一頓好打那陶媽  
媽笑說管家哥常言官差吏差來人不差小老爹不使我  
我敢來嫁不嫁起動進去稟聲我好回話去來昭道也罷  
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少待片時等我進去兩位奶奶一  
位奶奶有哥兒一位奶奶無哥兒不知是那一位奶奶要  
嫁人陶媽媽道衙內小老爹說清明那日郊外曾看見來  
是面上有幾點白麻子的那位奶奶來昭聽了走到後邊  
如此這般告月娘說縣中使了個官媒人在外面倒把月  
娘吃了一驚說我家並沒半個字兒迸出外邊人怎得曉  
的來昭道曾在郊外清明那日見來說臉上有幾個白麻

衆人待我  
衆人報之  
玉樓雖賢  
自無終守  
之理月娘  
何見之晚

子兒的月娘便道莫不孟三姐也臘月裡蘿蔔動個心忽  
刺入要往前進嫁人正是世間海水知深淺惟有人心難  
忖量一面走到玉樓房中坐下便問孟三姐奴有件事兒  
來問你外邊有箇保山媒人說是縣中小衙內清明那日  
曾見你一面說你要往前進端的有此話麼看官聽說當  
時沒巧不成話自古姻緣着線牽那日郊外孟玉樓看見  
衙內生的一表人物風流博浪兩家年甲多相彷彿又會  
走馬拈弓弄箭彼此兩情四目都有意已在不言之表但  
未知有妻子無妻子口中不言心內暗度男子漢已死奴  
身邊又無所出雖故大娘有孩兒到明日長大了各肉兒

各。疼。閃。的。我。樹。倒。無。陰。竹。籃。兒。打。水。又。見。月。娘。自。有。了。孝。  
哥。兒。心。腸。改。變。不。似。往。時。我。不。如。往。前。進。一。步。尋。上。個。葉。  
落。歸。根。之。處。還。只。顧。傻。傻。的。守。些。甚。麼。到。沒。的。擔。閣。了。奴。  
的。青。春。年。少。正。在。思。慕。之。間。不。想。月。娘。進。來。說。此。話。正。是。  
清。明。郊。外。看。見。的。那。個。人。心。中。又。是。歡。喜。又。是。羞。愧。口。裡。  
雖。說。大。娘。休。聽。人。胡。說。奴。並。沒。此。話。不。覺。把。臉。來。飛。紅。了。  
正。是、

含羞對衆慵開口

理髮無言只搵頭

月娘說此是各人心裡事奴也管不的許多一面叫來昭  
你請那保山進來來昭門首喚陶媽媽進到後邊見月娘



行畢了禮數坐下、小丫鬟倒茶吃了、月娘便問、保山來有甚事、陶媽媽便道、小媳婦無事不登三寶殿、奉本縣正宅衙內分付說貴宅上有一位奶奶要嫁人、講說親事、月娘道、俺家這位娘子嫁人、又沒曾傳出去、你家衙內怎得知道、陶媽媽道、俺家衙內說來、清明那日、在郊外親見這位娘子、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臉上有稀稀幾個白麻子、便是這位奶奶、月娘聽了、不消說就是孟三姐了、于是領陶媽媽到玉樓房中明間內坐下、等勾多時、玉樓梳洗打扮出來、陶媽媽道了萬福、說道、就是此位奶奶、果然話不虛傳、人材出眾、蓋世無雙、堪可與俺衙內老爹做個正頭

娘子、玉樓笑道：「媽媽休得亂說，且說你衙內今年多大年紀。原娶過妻小，沒有房中有人也無，姓甚名誰，有官身無官身。從實說來，休要搗謊。」陶媽媽道：「天麼天麼，小媳婦是本縣官媒，不比外邊媒人快說謊。我有一句說一句，並無虛假。俺知縣老爹年五十多歲，止生了衙內老爹一人，今年屬馬的，三十一歲，正月二十三日辰時建生，見做國子監上舍，不久就是舉人進士，有滿腹文章，弓馬熟閒，諸子百家無不通曉，沒有大娘子二年光景，房內止有一個從嫁使女答應，又不出衆，要尋個娘子當家，敬來宅上說此親事。若是咱府上做這門親事，老爹說來，門面差徭墳塋。」

說遠似近  
說未見似  
目觀說未  
來似現在  
非有此嘴  
如何做得  
媒人

地土錢糧一例盡行蠲免有人欺負指名說來拿到縣裡  
任意拶打玉樓道你衙內有兒女沒有原籍那里人氏誠  
恐一時任滿千山萬水帶去奴親都在此處莫不也要同  
他去陶媽媽道俺衙內身邊兒花女花沒有好不單徑原  
籍是咱北京真定府棗強縣人氏過了黃河不上六七百  
里他家中田連阡陌驟馬成群人丁無數走馬牌樓都是  
撫按明文聖旨在上好不赫耀驚人如今娶娘子到家做  
了正房過後他得了官娘子便是五花官誥坐七香車為  
命婦夫人有何不好這孟玉樓被陶媽媽一席話說得千  
肯萬肯一面喚蘭香放桌兒看茶食點心與保山吃因說

王樓嫁西  
門慶殊失  
其意然度  
不可與爭  
故厚薄親  
疎全不介  
意所處似  
窮而其心  
實甚坦然  
觀吃人哄  
怕一語底  
裡見矣

保山你休怪我叮嚀盤問你這媒人們說謊的極多奴也  
吃人哄怕了陶媽媽道好奶奶只要一個比一個清自清  
渾自渾好的帶累了反的小媳婦並不搗謊只依本分做  
媒奶奶若肯了寫個婚帖兒與我好回小老爹話去玉樓  
取了一條大紅段子使玳安交鋪子裡傅夥計寫了生時  
八字吳月娘便說你當初原是薛嫂兒說的媒如今還使  
小厮叫將薛嫂兒來兩個同拏了帖兒去說此親事纔是  
禮不多時使玳安兒叫了薛嫂兒來見陶媽媽道了萬福  
當行見當行拏着帖兒出離西門慶家門往縣中回衙內  
話去一個是這里冰人一個是那頭保山兩張只四十八



個牙這一去管取說得月裡嫦娥尋配偶巫山神女嫁襄  
王陶媽媽在路上一問薛嫂兒你就是這位娘子的原媒薛  
嫂道便是陶媽媽問他原先嫁這裡根兒是何人家的女  
兒嫁這裡是女兒是再婚這薛嫂兒便一五一十把西門  
慶當初從楊家娶來的話告訴一遍因見婚帖兒上寫女  
命三十七歲十一月二十七日子時生說只怕衙內嫌年  
紀大些怎了。他今纔三十一歲倒大六歲薛嫂道咱拏了  
這婚帖兒交個過路的先生算看年命妨碍不妨碍。若是  
不對咱瞞他幾歲兒也不算說謊。二人走來再不見路過  
响板的先生只見路南遠遠的一個卦肆青布帳幔挂着

○轉○算○奏○趣○

兩行大字，子平推貴賤，鈇筆判榮枯。有人來算命，直言不容情。帳了底下，安放一張卓子，裡面坐着個能寫快算靈先生。這兩個媒人，向前道了萬福。先生便讓坐下，薛嫂道：「有個女命，累先生算一算。」向袖中拏出三分命金來，說不當輕視先生，權且收了。路過不曾多帶錢來，先生道：「請說八字。」陶媽媽遞與他婚帖看，上面有八字生日年紀。先生道：「此是合婚。」一面捍指尋紋，把算子搖了一搖，開言說道：「這位女命，今年三十七歲了，十一月廿七日子時生甲子月，辛卯日，庚子時，理取印綬之格。女命逆行，見在丙申運中，丙合辛生，往後大有威權，執掌正堂夫人之命。四柱中

玉樓一身

借算命口

中說出似

然仍不然

後不再見

尖妙法

雖夫星多，然是財命，益夫發福，受夫寵愛，這兩年定見妨

尅，見過了，不曾。薛嫂道：「巴尅過兩位夫主了。」先生道：「若見

過後來好了。」薛嫂兒道：「他往後有子，沒有？」先生道：「子早裡

直到四十一歲，纔有一子送老。」一生好造化，富貴榮華，無

比。取筆批下命詞四句道：「六六器，五合身，壽富不交，三

十四。嬌姿不失江梅態，三揭紅羅兩画眉。

會看馬首昇騰日，脫却寅皮任意移。

薛嫂問道：「先生如何是會看馬首昇騰日，脫却寅皮任意

移？」這兩句俺每不懂。起動先生講說，講說先生道：「馬首者，

這位如子，如今嫁個屬馬的夫主，才是貴星，享受榮華寅

皮是尅過的夫主是屬虎的。雖故寵愛，只是偏房。往後一路功名，直到六十八歲，有一子壽終。夫妻偕老，兩個媒人說道：如今嫁的，倒果是個屬馬的，只怕大了好幾歲，配不來。求先生改少兩歲，纔好。先生道：既要改，就改做丁卯三十四歲罷。薛嫂道：三十四歲與屬馬的也合的。着麼？先生道：丁火庚金，火逢金煉，定成大器，正合得着當下改做三十四歲。兩個拜辭了先生，出離卦肆，逕到縣中門子報入衙內，便喚進陶嫂二媒人，旋磕了頭。衙內便問那個婦人：是那裏的？陶媽媽道：是那邊媒人，因把親事說成，告訴一遍。說娘子人材無比的好，只爭年紀大些，小媳婦不敢擅



薛嫂此語

說過兩遍

宛似今人

一篇文章

到處皆用

便隨衙內老爹尊意，計了個婚帖在此。於是遞上去。李衙內看了，上寫着二十四歲十一月廿七日子時生，說道：就大三兩歲也罷。薛嫂兒插口道：老爹見的多，自古道：妻大兩黃金，長妻大三黃金。這位娘子人材出眾，性格溫柔。諸子百家當家理紀，自不必說。衙內道：我已見過，不必再相。只擇吉日良時行茶禮過去就是了。兩個媒人稟說小媳婦幾時來伺候。衙內道：事不可稽遲，你兩個明日來討話。住他家說，每人賞了一兩銀子做腳步錢。兩個媒人歡喜出門，不在話下。這李衙內見親事已成，喜不自勝，即喚廊吏何不韋來商議對父親。李知縣說了，令陰陽生擇定。

四月初八日行禮十五日准娶婦人過門就兌出銀子來  
委托何不韋小張間買辦茶紅酒禮不必細說兩個媒人  
次日討了日期往西門慶家回月娘玉樓話正是姻緣本  
是前生定曾向藍田種玉來四月初八日縣中備辦十六  
盤羹果茶餅一副金絲冠兒一副金頭面一條瑪瑙帶一  
副玳瑁七事金鑲銀釧之類兩件大紅宮錦袍兒四套粧  
花衣服三十兩禮錢其餘布絹棉花共約二十餘擡兩箇  
媒人跟隨廊吏何不韋押担到西門慶家下了茶十五日  
縣中撥了許多快手閒漢來搬擡孟玉樓床帳嫁粧箱籠  
月娘看着但是他房中之物盡數都交他帶去原舊西門

前後脉絡  
照映一毫  
不亂

慶在日把他一張八步彩漆床陪了大姐月娘就把潘金蓮房中那張螺鋼床陪了他玉樓要蘭香跟他過去留下小鸞與月娘看哥兒月娘不肯說你房中丫頭我怎好留下你的左右哥兒有中秋兒綉春和奶子也勾了玉樓止留下一對銀回回壺與哥兒耍子做一念兒其餘都帶過去了到晚夕一頂四人大轎四對紅紗燈籠八個皂隸跟隨來娶玉樓戴着金梁冠兒插着滿頭珠翠胡珠子身穿大紅通袖袍兒先辭拜西門慶靈位然後拜月娘月娘說道孟三姐你好狠也你去了撇的奴孤另另獨自一個和誰做伴兒兩個攜手哭了一回然後家中大小都送出大

此一段見  
作書大意

門媒人替他帶上紅羅銷金蓋被，抱着金寶瓶，月娘守寡  
出。不。的。門。請。大。姨。送。親。送。到。知。縣。衙。裡。來。滿。街。上。人。看。見。  
說。此。是。西。門。大。官。人。第。三。娘。子。嫁。了。知。縣。相。公。兒。子。衙。內。  
今。日。吉。日。良。時。娶。過。門。也。有。說。好。的。也。有。說。反。的。說。好。者。  
當。初。西。門。大。官。人。怎。的。爲。人。做。人。今。日。死。了。止。是。他。大。娘。  
子。守。寡。正。大。有。兒。子。房。中。攬。不。過。這。許。多。人。來。都。交。各。人。  
前。進。甚。有。張。主。有。那。說。反。的。街。談。巷。議。指。戳。說。道。西。門。慶。  
家。小。老。婆。如。今。也。嫁。人。了。當。初。這。廝。在。日。專。一。違。天。害。理。  
貪。財。好。色。姦。騙。人。家。妻。女。今。日。死。了。老。婆。帶。的。東。西。嫁。人。  
的。嫁。人。拐。帶。的。拐。帶。養。漢。的。養。漢。做。賊。的。做。賊。都。野。雞。丟。



兒零擗了。常言三十年遠報。而今眼下就報了。旁人紛紛議論不題。且說孟大姨送親到縣。衙內舖陳床帳停當。留坐酒席來家。李衙內賞薛嫂兒陶媽媽。每人五兩銀了。一段花紅利市。打發出門。至晚兩個成親。極盡魚水之歡。于飛之樂。到次日吳月娘送茶完飯。楊姑娘已死。孟大妗子。二妗子。孟大姨。都送茶到縣中。衙內這邊下回書。請衆親戚女眷。做三日。扎彩山吃筵席。都是三院樂人妓女動鼓樂。扮演戲文。吳月娘那日亦滿頭珠翠。身穿大紅通袖袍兒。百花裙。繫蒙金帶。坐大轎來衙中。做三日。赴席。在後廳吃酒。知縣奶奶出來陪待。月娘回家。因見席上花攢錦簇。

此時此景  
真難為情  
在鉄人也  
應下淚

歸到家中，進入後邊院落，靜悄悄，無個人接應。想起當初有西門慶在日，姊妹們那樣鬧熱，往人家赴席來家，都來相見說話，一條板撓坐不了。如今並無一個兒了，一面撲着西門慶靈床兒，不覺一陣傷心，放聲大哭，哭了一回，被丫鬟小玉勸止，正是

平生心事無人識

只有穿窬皓月知

這裡月娘憂悶不題，却說李衙內和玉樓兩個女貌郎才，如魚似水，正合着油瓶蓋，每日燕爾新婚，在房中厮守，一步不離，端詳玉樓容貌，越看越愛，又見帶了兩個從嫁丫○玉○樓○方○遇○知○已○鬟一箇蘭香，年十八歲，會彈唱，一個小鸞，年十五歲，俱有

顏色心中歡喜，沒入脚處，有詩爲証。

堪誇女貌與郎才

天合姻緣禮所該

十二巫山雲雨會

兩情願保百年偕

今人以毡帽捏巾者本此

原來衙內房中先頭娘子丟了一個大丫頭，約三十年紀，名喚玉簪兒，專一搽胭抹粉，作怪成精，頭上打着盤頭，搯髮，用手帕苦蓋，周圍勒銷金箍兒，假充作髻髮，身上穿一套怪綠喬紅的裙襖，脚上穿着雙撥船樣四個眼的剪絨鞋，約長尺二，在人根前，輕身浪蕩，做勢拏班，衙內未娶玉樓時，他便逐日頓羹頓飯，殷勤扶侍，不說強說，不笑強笑，何等精神，自從娶過玉樓來，這衙內和他如膠似漆，把他

此是衙內  
常態非因  
夜作乏也

不去揪探這丫頭就使性兒起來。一日衙內在書房中看書，這玉簪兒在廚下頓了一盞好菓仁炮茶，雙手用盤兒托來書房裡，笑嘻嘻掀開簾兒，送與衙內。不想衙內看了，一回書搭伏在書桌就睡着了。這玉簪兒叫道：「爹誰似奴疼你，頓了這盞好茶來與你吃，你家那新娶的娘子還在被窩裡睡得好覺兒，怎不交他那小大姐送盞茶來與你吃。」因見衙內打盹，在根前只顧叫不應，說道：「老花子你黑夜做夜作，使乏了也。怎的大白日打盹，磕睡起來吃茶，那衙內醒了，看見是他，喝道：「怪磳奴才，把茶放下，與我過一邊去。」這玉簪兒滿臉羞紅，使性子把茶丟在桌上出來，說



寫怪奴怪  
態不獨言  
語怪衣裳  
怪形貌舉  
止怪并聲  
影氣味心  
思胎骨之  
怪俱為摹  
出真鐘錘  
造物之手

道好不識人敬重奴好意用心大清早晨送盞茶兒來你

吃倒噎喝起我來常言醜是家中寶可喜惹煩惱我醜你

當初瞎了眼誰交你要我來被衙內聽見赶上你力踢了

兩靴脚這玉簪兒登時把那付奴臉膀的有房梁高也不

搽臉了也不頓茶了趕着玉樓也不叫娘只你也我也無

人處一屁股就在玉樓床上坐下玉樓亦不去理他他背

地又壓伏蘭香小鸞說你休趕着我叫姐只叫姨○奇○想○娘我與

你娘係大小之分又說你只背地叫罷休對着你爹叫○此○轉○尤○妙○你

每日跟隨我行用心做活你若不聽我說老娘拏鉄鍬子

請你後來幾次見衙內不理他他就撒懶起來睡到日頭

半天還不起來。飯兒也不做。地兒也不掃。玉樓分付蘭香  
小鷺你休靠玉簪兒了。你二人自去廚下做飯打發你爹  
吃罷。這玉簪又氣不憤。使性謗氣。牽家打伙。在廚房內打  
小鷺罵蘭香。賊小奴才。小淫婦兒。確磨也有個先來後到  
先有你娘來。先有我來。都是你娘兒們占了罷。不獻這個  
勤兒也罷了。當原先俺死的那個娘。也沒曾失口叫我聲  
玉簪兒。你進門幾日。就題名道姓叫我。我是你手裡使的  
人也怎的。你未來時。我和俺爹同床共枕。那一日不睡到  
齋時纔起來。和我兩個如糖拌蜜。如蜜攪酥油。一般打熱  
房中事。那些兒不打我手裡過。自從你來了。把我蜜罐兒

也○打○碎○了○把○我○姻○緣○也○折○散○開○了○一○攆○攆○到○我○明○間○冷○清○

清○支○板○櫳○打○官○舖○再○不○得○嘗○着○俺○爹○那○件○東○西○兒○如○今○甚○

麼○滋○味○了○我○這○氣○苦○也○沒○處○聲○訴○你○當○初○在○西○門○慶○家○也○

曾○做○第○三○個○小○老○婆○來○你○小○名○兒○叫○玉○樓○敢○說○老○娘○不○知○

道○你○來○在○俺○家○你○識○我○見○大○家○膿○着○些○罷○了○會○那○等○喬○張○

致○呼○張○喚○李○誰○是○你○買○到○的○屬○你○管○轄○不○知○玉○樓○在○房○中○

聽○見○氣○的○發○昏○又○不○好○聲○言○對○衙○內○說○一○日○熱○天○也○是○合○

當○有○事○晚○夕○衙○內○分○付○他○廚○下○熱○水○拏○浴○盆○來○房○中○要○和○

玉○樓○洗○澡○玉○樓○便○說○你○交○蘭○香○熱○水○罷○休○要○使○他○衙○內○不○

從○說○道○我○偏○使○他○休○要○慣○了○這○奴○才○玉○簪○兒○見○衙○內○要○水○

不怕笑破  
人口

和婦人共浴蘭湯效魚水之歡心中正沒好氣拏浴盆進房往地下只一墩用大鍋燒上一鍋滾水口內喃喃呐呐說道也沒見這浪淫婦才鑽古怪禁害老娘無故也只是個浪精毬沒三日不拏水洗像我與俺主子睡成月也不見點水兒也不見展污了甚麼佛眼兒偏這淫婦會兩番三次刁蹬老娘直罵出房門來玉樓聽見也不言語衙內聽了此言心中大怒澡也洗不成精脊梁鞞着鞋向床頭取拐子就要走出來婦人攔阻住說道隨他罵罷你好惹氣只怕熱身子出去風試着你倒值了多的衙內那裡按納得住說道你休管這奴才無禮向前一把手採住他頭



髮拖踏在地下，輪起拐子，雨點打將下來，饒玉樓在旁勸着，也打了二三十下在身，打的這丫頭急了，跪在地下告說：「爹你休打我，我想爹也看不上我在家裏了，情愿賣了我罷。」衙內聽了，亦發惱怒起來，又狠了幾下。玉樓勸道：「他既要出去，你不消打倒，沒得氣了你。」衙內隨令伴當即時叫將陶媽媽來，把玉簪兒領出去，便賣銀子來交，不在話下。正是：蚊蟲遭扇打，只爲嘴傷人。有詩爲証。

百禽啼後人皆喜

惟有鴉鳴事若何

見者多言聞者唾

只爲人前口嘴多

